第二十八回　季葦蕭揚州入贅　蕭金鉉白下選書

話說鮑廷璽走到閶門，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後面跟了一個閑漢，挑了一擔東西，是些三牲和些銀錠、紙馬之類。鮑廷璽道：「阿三，倪大太爺在衙門裏麼？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？」阿三道：「六太爺來了！大太爺自從南京回來，進了大老爺衙門，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，去的人回說，太太已於前月去世。大太爺著了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幾日，就歸天了。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著，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。今日是大太爺頭七，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。」鮑廷璽聽了這話，兩眼大睜著，話也說不出來，慌問道：「怎麼說？大太爺死了？」阿三道：「是，大太爺去世了。」鮑廷璽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來。當下不進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，擺下牲醴，澆奠了酒，焚起紙錢。哭道：「哥哥陰魂不遠，你兄弟來遲一步，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！」說罷，又慟哭了一場。阿三勸了回來，在飯店裏住下。

次日，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、紙錢去上了哥哥墳，回來，連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，盤纏也用盡了，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。思量沒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子，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。當下搭船，一直來到揚州，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。門簿上寫著「寓在興教寺。」忙找到興教寺，和尚道：「季相公麼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，你到那裏去尋。」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，見那家門口掛著彩子。三間敞廳，坐了一敞廳的客。正中書案上，點著兩枝通紅的蠟燭，中間懸著一軸百子圖的畫，兩邊貼著硃箋紙的對聯，上寫道：「清風明月常如此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」季葦蕭戴著新方巾，穿著銀紅紬直裰，在那裏陪客；見了鮑廷璽進來，嚇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姑老爺纔從蘇州回來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正是。恰又遇著姑爺恭喜，我來喫喜酒。」座上的客問：「此位尊姓？」季葦蕭代答道：「這舍親姓鮑，是我的賤內的姑爺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」眾人道：「原來是姑太爺。失敬！失敬！」鮑廷璽問：「各位太爺尊姓？」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：「這位是辛東之先生，這位是金寓劉先生，二位是揚州大名士。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。又且書法絕妙，天下沒有第三個。」

說罷，擺上飯來。二位先生首席，鮑廷璽三席，還有幾個人，都是尤家親戚，坐了一桌子。喫過了飯，這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。鮑廷璽坐著，同那兩位先生攀談。辛先生道：「揚州這些有錢的鹽獃子，其實可惡！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，他有十幾萬銀子。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，住了半年，我說：『你要為我的情，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。』他竟一毛不拔！我後來向人說：『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。他將來死的時候，這十幾萬銀子，一個錢也帶不去，到陰司裏是個窮鬼。閻王要蓋「森羅寶殿」，這四個字的匾，少不的是請我寫，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！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用，也不可知！何必如此計較！』」說罷，笑了。金先生道：「這話一絲也不錯！前日不多時，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，共是二十二個字。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。我叫他小廝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『你拜上你家老爺，說：金老爺的字，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：小字是一兩一個，大字十兩一個。我這二十二個字，平買平賣，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。你若是二百一十九兩九錢，也不必來取對聯。』那小廝回家去說了。方家這畜生，賣弄有錢，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，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。我把對聯遞與他。他，他，兩把把對聯扯碎了！我登時大怒，把這銀子打開，一總都撒在街上，給那些挑鹽的、拾糞的去了！列位！你說這樣小人，豈不可惡！」

正說著，季葦蕭走了出來，笑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講鹽獃子的故事？我近日聽見說，揚州是『六精』。」辛東之道：「是『五精』罷了，那裏『六精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是『六精』的很！我說與你聽！他轎裏是坐的債精，抬轎的是牛精，跟轎的是屁精，看門的是謊精，家裏藏著的是妖精，這是『五精』了。而今時作，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，中間定是一個水晶結子，合起來是『六精』。」說罷，一齊笑了。捧上麵來喫。四人喫著，鮑廷璽問道：「我聽見說，鹽務裏這些有錢的，到麵店裏，八分一碗的麵，只呷一口湯，就拿下去賞與轎夫喫。這話可是有的麼？」辛先生道：「怎麼不是有的。」金先生道：「他那裏當真喫不下！他本是在家裏泡了一碗鍋巴喫了，纔到麵店去的！」

當下說著笑話，天色晚了下來。裏面吹打著，引季葦蕭進了洞房。眾人上席喫酒。喫罷各散。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。次日來賀喜，看新人。看罷出來，坐在廳上。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：「姑爺，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聽見怎的，你怎麼又做這件事？」季葦蕭指著對聯與他看道：「你不見『才子佳人信有之』？我們風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會合，一房兩房，何足為奇！」鮑廷璽道：「這也罷了。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一到揚州，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。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，所以又娶了一個親。姑老爺，你幾時回南京去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不瞞你說，我在蘇州去投奔一個親戚投不著，來到這裏，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這個容易。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，還要託姑老爺帶一個書子到南京去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那辛先生、金先生，和一個道士，又有一個人，一齊來吵房。季葦蕭讓了進去，新房裏吵了一會，出來坐下。辛先生指著這兩位向季葦蕭道：「這位道友尊姓來，號霞士，也是我們揚州詩人。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，鐫的圖書最妙。今日也趁著喜事來奉訪。」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，說道：「即日來答拜。」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「這位令親鮑老爹，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，卻幾時回南京去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也就在這一兩日間。」那兩位先生道：「這等，我們不能同行了。我們同在這個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將來也要到南京去。」說了一會話，四人作別去了。鮑廷璽問道：「姑爺，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也是我們安慶人，也姓季，叫作季恬逸，和我同姓不宗。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。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，他是沒用的人，寄個字叫他回家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你這字可曾寫下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不曾寫下。我今晚寫了，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，後日起身去罷。」鮑廷璽應諾去了。當晚季葦蕭寫了字，封下五錢銀子，等鮑廷璽次日來拿。

次日早晨，一個人坐了轎子來拜，傳進帖子，上寫「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」。季葦蕭迎了出去，見那人方巾闊服，古貌古心。進來坐下，季葦蕭動問：「仙鄉尊字？」那人道：「賤字穆菴，敝處湖廣。一向在京，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。因返舍走走，在這裏路過，聞知大名，特來進謁。有一個小照行樂，求大筆一題。將來還要帶到南京去，遍請諸名公題詠。」季葦蕭道：「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獻醜，真是弄斧班門了。」說罷，喫了茶，打恭上轎而去。恰好鮑廷璽走來，取了書子和盤纏，謝了季葦蕭。季葦蕭向他說：「姑老爹到南京，千萬尋到狀元境，勸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死人的，萬不可久住！」說畢，送了出來。

鮑廷璽拿著這幾錢銀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京。進了家門，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。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，他沒銀子兌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。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。沒處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胡姓借了一間房子，搬進去住著。住了幾日，鮑廷璽拿著書子尋到狀元境，尋著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書看了，請他喫了一壺茶，說道：「有勞鮑老爹。這些話，我都知道了。」鮑廷璽別過自去了。

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，沒處尋寓所住，每日裏拿著八個錢買四個「吊桶底」作兩頓喫，晚裏在刻字店一個案板上睡覺。這日見了書子，知道季葦蕭不來，越發慌了，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，終日喫了餅，坐在刻字店裏出神。那一日早上，連餅也沒的喫；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元色直裰，走了進來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賤姓季。」那人道：「請問先生，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麼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多的很！衛體善、隨岑菴、馬純上、蘧駪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認的；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。這都是大名。你要那一個？」那人道：「不拘那一位。我小弟有二三百銀子，要選一部文章。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，我同他好合選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你先生尊姓貴處？也說與我，我好去尋人。」那人道：「我覆姓諸葛，盱眙縣人。說起來，人也還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。」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，自己走上街來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，卻是散在各處，這一會沒頭沒腦，往那裏去捉？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！」又想道：「不必管他！我如今只望著水西門一路大街走，遇著那個就捉了來，且混他些東西喫喫再處！」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門口，只見一個人，押著一擔行李進城。他舉眼看時，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。他喜出望外道：「好了！」上前一把拉著，說道：「金兄！你幾時來的？」蕭金鉉道：「原來是恬兄！你可同葦蕭在一處？」季恬逸道：「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個地方。你來的恰好。如今有一樁大生意作成你──你卻不可忘了我！」蕭金鉉道：「甚麼大生意？」季恬逸道：「你不要管。你只同著我走，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！」蕭金鉉聽了，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。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，季恬逸高聲道：「諸葛先生！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！」那人走了出來，迎進刻字店裏，作了揖，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。三人同到茶館裏，敘禮坐下，彼此各道姓名。那人道：「小弟覆姓諸葛，名佑，字天申。」蕭金鉉道：「小弟姓蕭，名鼎，字金鉉。」季恬逸就把方纔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這選事，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；因到大邦，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，以附驥尾；今得見蕭先生，如魚之得水了！」蕭金鉉道：「只恐小弟菲材，不堪勝任。」季恬逸道：「兩位都不必謙，彼此久仰，今日一見如故。諸葛先生且做個東，請蕭先生喫個下馬飯，把這話細細商議。」諸葛天申道：「這話有理，客邊只好假館坐坐。」

當下三人，會了茶錢，一同出來，到三山街一個大酒樓上。蕭金鉉首席，季恬逸對坐，諸葛天申主位。堂官上來問菜。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，一賣板鴨，一賣醉白魚。先把魚和板鴨拿來喫酒，留著肘子，再做三分銀子湯，帶飯上來。堂官送上酒來，斟了喫酒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，這件事，我們先要尋一個僻靜些的去處，又要寬大些；選定了文章，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著他刻。」蕭金鉉道：「要僻地方，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：又不吵鬧，房子又寬，房錢又不十分貴。我們而今喫了飯，竟到那裏尋寓所。」當下喫完幾壺酒，堂官拿上肘子、湯和飯來。季恬逸儘力喫了一飽。下樓會帳，又走到刻字店託他看了行李，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。那南門熱鬧轟轟，真是車如游龍，馬如流水！三人擠了半日，纔擠了出來，望著報恩寺，走了進去。季恬逸道：「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。」蕭金鉉道：「不好，還要再向裏面些去，方纔僻靜。」

當下又走了許多路，走過老退居，到一個和尚家，敲門進去。小和尚開了門，問做什麼事；說是來尋下處的，小和尚引了進去。當家的老和尚出來見，頭戴玄色緞僧帽，身穿繭紬僧衣，手裏拿著數珠，鋪眉蒙眼的走了出來，打個問訊，請諸位坐下，問了姓名、地方。三人說要尋一個寓所。和尚道：「小房甚多，都是各位現任老爺常來做寓的。三位施主請自看，聽憑揀那一處。」三人走進裏面，看了三間房子，又出來同和尚坐著，請教每月房錢多少。和尚一口價，定要三兩一月。講了半天，一釐也不肯讓。諸葛天申已是出二兩四了，和尚只是不點頭，一會又罵小和尚：「不掃地！明日下浮橋施御史老爺來這裏擺酒，看見成什麼模樣！」蕭金鉉見他可厭，向季恬逸說道：「下處是好，只是買東西遠些。」老和尚呆著臉道：「在小房住的客，若是買辦和廚子是一個人做，就住不的了。須要廚子是一個人，在廚下收拾著；買辦又是一個人，伺候著買東西：纔趕的來。」蕭金鉉笑道：「將來我們在這裏住，豈但買辦廚子是用兩個人，還要牽一頭禿驢與那買東西的人騎著來往，更走的快！」把那和尚罵的白瞪著眼，三人便起身道：「我們且告辭，再來商議罷。」和尚送出來。

又走了二里路，到一個僧官家敲門。僧官迎了出來，一臉都是笑，請三位廳上坐，便煨出新鮮茶來，擺上九個茶盤，──上好的蜜橙糕，核桃酥，──奉過來與三位喫。三位講到租寓處的話，僧官笑道：「這個何妨，聽憑三位老爺，喜歡那裏，就請了行李來。」三人請問房錢。僧官說：「這個何必計較？三位老爺來住，請也請不至。隨便見惠些須香資，僧人那裏好爭論？」蕭金鉉見他出語不俗，便道：「在老師父這裏打攪，每月送銀二金，休嫌輕意。」僧官連忙應承了。當下兩位就坐在僧官家，季恬逸進城去發行李。僧官叫道人打掃房，鋪設床鋪桌椅傢伙，又換了茶來，陪二位談。到晚，行李發了來，僧官告別進去了。蕭金鉉叫諸葛天申先秤出二兩銀子來，用封袋封了，貼了簽子，送與僧官。僧官又出來謝過。三人點起燈來，打點夜消。諸葛天申稱出錢把銀子，託季恬逸出去買酒菜。季恬逸出去了一會，帶著一個走堂的，捧著四壺酒，四個碟子來：一碟香腸，一碟鹽水蝦，一碟水雞腿，一碟海蜇。擺在桌上。諸葛天申是鄉裏人，認不的香腸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？好像豬鳥。」蕭金鉉道：「你只喫罷了，不要問他。」諸葛天申喫著，說道：「這就是臘肉！」蕭金鉉道：「你又來了！臘肉有個皮長在一轉的？這是豬肚內的小腸！」諸葛天申又不認的海蜇，說道：「這迸脆的是甚麼東西？倒好喫！再買些迸脆的來喫喫！」蕭季二位又喫了一回。當晚喫完了酒，打點各自歇息。季恬逸沒有行李，蕭金鉉勻出一條褥子來，給他在腳頭蓋著睡。

次日清早，僧官走進來說道：「昨日三位老爺駕到，貧僧今日備個腐飯，屈三位坐坐，就在我們這寺裏各處頑頑。」三人說了：「不當。」僧官邀請到那邊樓底下坐著，辦出四大盤來喫早飯。喫過，同三位出來閒步，說道：「我們就到三藏禪林裏頑頑罷。」當下走進三藏禪林，頭一進是極高的大殿，殿上金字匾額：「天下第一祖庭」。一直走過兩間房子，又曲曲折折的階級欄杆，走上一個樓去，只道是沒有地方了，僧官又把樓背後開了兩扇門，叫三人進去看，那知還有一片平地，在極高的所在，四處都望著。內中又有參天的大木，幾萬竿竹子，那風吹的到處颼颼的響。中間便是唐玄奘法師的衣缽塔。頑了一會，僧官又邀到家裏。晚上九個盤子喫酒。喫酒中間，僧官說道：「貧僧到了僧官任，還不曾請客。後日家裏擺酒唱戲，請三位老爺看戲，不要出分子。」三位道：「我們一定奉賀。」當夜喫完了酒。

到第三日，僧官家請的客，從應天府尹的衙門人到縣衙門的人，約有五六十。客還未到；廚子、看茶的老早的來了、戲子也發了箱來了。僧官正在三人房裏閒談，忽見道人走來說：「師公，那人又來了！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平地風波，天女下維摩之室；空堂宴集，雞群來皎鶴之翔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　諸葛佑僧寮遇友　杜慎卿江郡納姬

話說僧官正在蕭金鉉三人房裏閒坐，道人慌忙來報：「那個人又來了。」僧官就別了三位，同道人出去，問道人：「可又是龍三那奴才？」道人道：「怎麼不是？他這一回來的把戲更出奇！老爺，你自去看。」僧官走到樓底下，看茶的正在門口搧著爐子。僧官走進去，只見椅子上坐著一個人，一副烏黑的臉，兩隻黃眼睛珠，一嘴鬍子，頭戴一頂紙剪的鳳冠，身穿藍布女褂，白布單裙，腳底下大腳花鞋，坐在那裏。兩個轎夫站在天井裏要錢。

那人見了僧官，笑容可掬，說道：「老爺，你今日喜事，我所以絕早就來替你當家。你且把轎錢替我打發去著。」僧官愁著眉道：「龍老三，你又來做甚麼？這是個甚麼樣子！」慌忙把轎錢打發了去，又道：「龍老三，你還不把那些衣服脫了！人看著怪模怪樣！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好沒良心！你做官到任，除了不打金鳳冠與我戴，不做大紅補服與我穿，我做太太的人，自己戴了一個紙鳳冠，不怕人笑也罷了，你還叫我去掉了是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龍老三！頑是頑，笑是笑。雖則我今日不曾請你，你要上門怪我，也只該好好走來。為甚麼粧這個樣子？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又說錯了。『夫妻無隔宿之仇』。我怪你怎的？」僧官道：「我如今自己認不是罷了。是我不曾請你，得罪了你。你好好脫了這些衣服，坐著喫酒，不要粧瘋做癡，惹人家笑話！」龍三道：「這果然是我不是。我做太太的人，只該坐在房裏，替你裝圍碟，剝果子，當家料理；那有個坐在廳上的？惹的人說你家沒內外。」說著，就往房裏走。僧官拉不住，竟走到房裏去了。僧官跟到房裏，說道：「龍老三！這喇夥的事，而今行不得！惹得上面官府知道了，大家都不便！」龍三道：「老爺，你放心。自古道：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』」僧官急得亂跳。他在房裏坐的安安穩穩的，吩咐小和尚：「叫茶上拿茶來與太太喫。」僧官急得走進走出。恰走出房門，遇著蕭金鉉三位走來，僧官攔不住。三人走進房，季恬逸道：「噫！那裏來的這位太太！」那太太站起來說道：「三位老爺請坐。」僧官急得話都說不出來。三個人忍不住的笑。道人飛跑進來說道：「府裏尤太爺到了。」僧官只得出去陪客。那姓尤、姓郭的兩個書辦，進來作揖，坐下喫茶，聽見隔壁房裏有人說話，就要走進去。僧官又攔不住。二人走進房，見了這個人，嚇了一跳道：「這是怎的！」止不住就要笑。當下四五個人一齊笑起來。僧官急得沒法，說道：「諸位太爺，他是個喇子。他屢次來騙我。」尤書辦笑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僧官道：「他叫作龍老三。」郭書辦道：「龍老三，今日是僧官老爺的喜事，你怎麼到這裏胡鬧？快些把這衣服都脫了，到別處去！」龍三道：「太爺，這是我們私情事，不要你管。」尤書辦道：「這又胡說了！你不過是想騙他！也不是這個騙法！」蕭金鉉道：「我們大家拿出幾錢銀子來捨了這畜生去罷！免得在這裏鬧的不成模樣！」那龍三那裏肯去。

大家正講著，道人又走進來說道：「司裏董太爺同一位金太爺已經進來了。」說著，董書辦同金東崖走進房來。東崖認得龍三，一見就問道：「你是龍三？你這狗頭，在京裏拐了我幾十兩銀子走了，怎麼今日又在這裏粧這個模樣？分明是騙人！其實可惡！」叫跟的小子，「把他的鳳冠抓掉了，衣服扯掉了，趕了出去！」龍三見是金東崖，方纔慌了，自己去了鳳冠，脫了衣服，說道：「小的在這裏伺候。」金東崖道：「那個要你伺候！你不過是騙這裏老爺！改日我勸他賞你些銀子，作個小本錢，倒可以；你若是這樣胡鬧，我即刻送到縣裏處你！」龍三見了這一番，纔不敢鬧，謝了金東崖，出去了。僧官纔把眾位拉到樓底下從新作揖奉坐，向金東崖謝了又謝。

看茶的捧上茶來喫了。郭書辦道：「金太爺一向在府上，幾時到江南來的？」金東崖道：「我因近來陪累的事不成話說，所以決意返舍。到家，小兒僥倖進了一個學，不想反惹上一場是非。雖然真的假不得，卻也丟了幾兩銀子。在家無聊，因運司荀老先生是京師舊交，特到揚州來望他一望。承他情，薦在匣上，送了幾百兩銀子。」董書辦道：「金太爺，你可知道荀大人的事？」金東崖道：「不知道。荀大人怎的？」董書辦道：「荀大人因貪贓拿問了，就是這三四日的事。」金東崖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可見『旦夕禍福』！」郭書辦道：「尊寓而今在那裏？」董書辦道：「太爺已是買了房子，在利涉橋河房。」眾人道：「改日再來拜訪。」金東崖又問了三位先生姓名。三位俱各說了。金東崖道：「都是名下先生。小弟也注有些經書，容日請教。」

當下陸陸續續到了幾十位客。落後來了三個戴方巾的和一個道士；走了進來，眾人都不認得。內中一個戴方巾的道：「那位是季恬逸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小弟便是。先生有何事見教？」那人袖子裏拿出一封書子來，說道：「季葦兄多致意。」季恬逸接著，拆開同蕭金鉉、諸葛天申看了，纔曉得是辛東之、金寓劉、郭鐵筆、來霞士，便道：「請坐。」四人見這裏有事，就要告辭。僧官拉著他道：「四位遠來，請也請不至，便桌坐坐。」斷然不放了去。四人只得坐下。金東崖就問起荀大人的事來，「可是真的？」郭鐵筆道：「是我們下船那日拿問的。」當下唱戲，喫酒。喫到天色將晚，辛東之同金寓劉趕進城，在東花園庵裏歇去。這坐客都散了。郭鐵筆同來道士在諸葛天申下處住了一夜。次日，來道士到神樂觀尋他的師兄去了。郭鐵筆在報恩寺門口租了一間房，開圖書店。

季恬逸這三個人在寺門口聚昇樓起了一個經摺，每日賒米買菜和酒喫，一日要喫四五錢銀子。文章已經選定，叫了七八個刻字匠來刻；又賒了百十桶紙來，準備刷印。到四五個月後，諸葛天申那二百兩多銀子所剩也有限了，每日仍舊在店裏賒著喫。

那日，季恬逸和蕭金鉉在寺裏閒走。季恬逸道：「諸葛先生的錢也有限了，到欠下這些債，將來這個書不知行與不行，這事怎處？」蕭金鉉道：「這原是他情願的事，又沒有那個強他。他用完了銀子，他自然家去再討，管他怎的！」正說著，諸葛天申也走來了，兩人不言語了。三個同步了一會，一齊回寓，卻迎著一乘轎子，兩擔行李。三個人跟著進寺裏來。那轎揭開簾子，轎裏坐著一個戴方巾的少年，諸葛天申依稀有些認得。那轎來的快，如飛的就過去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這轎子裏的人，我有些認得他。」因趕上幾步，扯著他跟的人，問道：「你們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是天長杜十七老爺。」諸葛天申回來，同兩人睃著那轎和行李一直進到老退居隔壁那和尚家去了。諸葛天申向兩人道：「方纔這進去的是天長杜宗伯的令孫，我認得他。是我們那邊的名士。不知他來做甚麼？我明日去會他。」

次日，諸葛天申去拜，那裏回不在家。一直到三日，纔見那杜公孫來回拜。三人迎了出去。那正是春暮夏初，天氣漸暖。杜公孫穿著是鴉背色的夾紗直裰，手搖詩扇，腳踏絲履，走了進來。三人近前一看，面如傅粉，眼若點漆，溫恭而雅，飄然有神仙之概。這人是有子建之才，潘安之貌，江南數一數二的才子。進來與三人相見，作揖讓坐。杜公孫問了兩位的姓名、籍貫，自己又說道：「小弟賤名倩，賤字慎卿。」說過，又向諸葛天申道：「天申兄，還是去年考較時相會，又早半載有餘

了。」諸葛天申向二位道：「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，是杜十七先生的首卷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這是一時應酬之作，何足掛齒？況且那日小弟小恙進場，以藥物自隨，草草塞責而已。」蕭金鉉道：「先生尊府，江南王謝風流，各郡無不欽仰。先生大才，又是尊府『白眉』，今日幸會，一切要求指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各位先生一時名宿，小弟正要請教，何得如此倒說？」當下坐著，喫了一杯茶，一同進到房裏。見滿桌堆著都是選的刻本文章，紅筆對的樣，花藜胡哨的。杜慎卿看了，放在一邊。忽然翻出一首詩來，便是蕭金鉉前日在烏龍潭春遊之作。杜慎卿看了，點一點頭道：「詩句是清新的。」便問道：「這是蕭先生大筆？」蕭金鉉道：「是小弟拙作，要求先生直教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如不見怪，小弟也有一句盲瞽之言。詩以氣體為主，如尊作這兩句：『桃花何苦紅如此？楊柳忽然青可憐。』豈非加意做出來的？但上一句詩，只要添一個字，『問』桃花何苦紅如此，便是賀新涼中間一句好詞。如今先生把他做了詩，下面又強對了一句，便覺索然了。」幾句話，把蕭金鉉說的透身冰冷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如此談詩，若與我家葦蕭相見，一定相合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蕭是同宗麼？我也曾見過他的詩，才情是有些的。」坐了一會，杜慎卿辭別了去。

次日，杜慎卿寫個說帖來道：「小寓牡丹盛開，薄治杯茗，屈三兄到寓一談。」三人忙換了衣裳，到那裏去。只見寓處先坐著一個人。三人進來，同那人作揖讓坐。杜慎卿道：「這位鮑朋友是我們自己人，他不僭諸位先生的坐。」季恬逸方纔想起是前日帶信來的鮑老爹，因向二位先生道：「這位老爹就是葦蕭的姑岳。」因問：「老爹在這裏為甚麼？」鮑廷璽大笑道：「季相公，你原來不曉得。我是杜府太老爺累代的門下，我父子兩個受太老爺多少恩惠，如今十七老爺到了，我怎敢不來問安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不必說這閒話，且叫人拿上酒來。」

當下鮑廷璽同小子抬桌子。杜慎卿道：「我今日把這些俗品都捐了，只是江南時魚、櫻、筍下酒之物，與先生們揮塵清談。」當下擺上來，果然是清清疏疏的幾個盤子。買的是永寧坊上好的橘酒，斟上酒來。杜慎卿極大的酒量，不甚喫菜；當下舉筯讓眾人喫菜，他只揀了幾片筍和幾個櫻桃下酒。傳杯換盞，喫到午後，杜慎卿叫取點心來，便是豬油餃餌，鴨子肉包的燒賣，鵝油酥，軟香糕，每樣一盤拿上來。眾人喫了，又是雨水煨的六安毛尖茶，每人一碗。杜慎卿自己只喫了一片軟香糕和一碗茶，便叫收下去了，再斟上酒來。蕭金鉉道：「今日對名花，聚良朋，不可無詩。我們即席分韻，何如？」杜慎卿笑道：「先生，這是而今詩社裏的故套。小弟看來，覺得雅的這樣俗，還是清談為妙。」說著，把眼看了鮑廷璽一眼。鮑廷璽笑道：「還是門下效勞。」便走進房去，拿出一隻笛子來，去了錦套，坐在席上，嗚嗚咽咽，將笛子吹著；一個小小子走到鮑廷璽身邊站著，拍著手，唱李太白清平調。真乃穿雲裂石之聲，引商刻羽之奏。三人停杯細聽。杜慎卿又自飲了幾杯。喫到月上時分，照耀得牡丹花色越發精神；又有一樹大繡球，好像一堆白雪。三個人不覺的手舞足蹈起來。杜慎卿也頹然醉了。只見老和尚慢慢走進來，手裏拿著一個錦盒子，打開來，裏面拿出一串祁門小炮　，口裏說道：「貧僧來替老爺醒酒。」就在席上點著，煇煇燁燁響起來。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。和尚去了，那硝黃的煙氣還繚繞酒席左右。三人也醉了，站起來，把腳不住，告辭要去。杜慎卿笑道：「小弟醉了，恕不能奉送。鮑師父，你替我送三位老爺出去。你回來在我這裏住。」鮑廷璽拿著燭臺，送了三位出來，關門進去。三人回到下處，恍惚如在夢中。次日，賣紙的客人來要錢，這裏沒有，吵鬧了一回；隨即就是聚昇樓來討酒帳，諸葛天申稱了兩把銀子給他收著再算。三人商議要回杜慎卿的席，算計寓處不能備辦，只得拉他到聚昇樓坐坐。

又過了一兩日，天氣甚好，三人在寓處喫了早點心，走到杜慎卿那裏去。走進門，只見一個大腳婆娘同他家一個大小子坐在一個板凳上說話。那小子見是三位，便站起來。季恬逸拉著他問道：「這是甚麼人？」那小子道：「做媒的沈大腳。」季恬逸道：「他來做甚麼？」那小子道：「有些別的事。」三人心裏就明白，想是他要娶小，就不再問。走進去，只見杜慎卿正在廊下閒步，見三人來，請進坐下。小小子拿茶來喫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今日天氣甚好，我們來約先生寺外頑頑。」杜慎卿帶著這小小子同三人步出來，被他三人拉到聚昇樓酒館裏。杜慎卿不能推辭，只得坐下。季恬逸見他不喫大葷，點了一賣板鴨，一賣魚，一賣豬肚，一賣雜膾，拿上酒來。喫了兩杯酒，眾人奉他喫菜。杜慎卿勉強喫了一塊板鴨，登時就嘔吐起來。眾人不好意思。因天氣尚早，不大用酒，搬上飯來。杜慎卿拿茶來泡了一碗飯，喫了一會，還喫不完，遞與那小小子拿下去喫了。當下三人把那酒和飯都喫完了，下樓會帳。蕭金鉉道：「慎卿兄，我們還到雨花臺崗兒上走走。」杜慎卿道：「這最有趣。」一同步上崗子，在各廟宇裏見方、景諸公的祠甚是巍峨。又走到山頂上，望著城內萬家煙火，那長江如一條白練，琉璃塔金壁輝煌，照人眼目。杜慎卿到了亭子跟前，太陽地裏看見自己的影子，徘徊了大半日。大家藉草就坐在地下。諸葛天申見遠遠的一座小碑，跑去看；看了回來，坐下說道：「那碑上刻的是『夷十族處』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列位先生，這『夷十族』的話是沒有的。漢法最重，『夷三族』，是父黨、母黨、妻黨。這方正學所說的九族，乃是高、曾、祖、考、子、孫、曾、元；只是一族。母黨、妻黨還不曾及，那裏誅的到門生上？況且永樂皇帝也不如此慘毒。本朝若不是永樂振作一番，信著建文軟弱，久已弄成個齊梁世界了！」蕭金鉉道：「先生，據你說，方先生何如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方先生迂而無當。天下多少大事，講那皋門、雉門怎麼？這人朝服斬於市，不為冤枉的！」

坐了半日，日色已經西斜，只見兩個挑糞桶的，挑了兩擔空桶，歇在山上。這一個拍那一個肩頭道：「兄弟，今日的貨已經賣完了！我和你到永寧泉喫一壺水，回來再到雨花臺看看落照！」杜慎卿笑道：「真乃菜傭酒保，都有六朝煙水氣。一點也不差！」當下下了崗子回來。進了寺門，諸葛天申道：「且到我們下處坐坐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也好。」一同來到下處。纔進了門，只見季葦蕭坐在裏面。季恬逸一見了，歡喜道：「葦兄！你來了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恬逸兄，我在刻字店裏找問，知道你搬在這裏。」便問：「此三位先生尊姓？」季恬逸道：「此位是盱眙諸葛天申先生。此位就是我們同鄉蕭金鉉先生，你難道不認得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生是住在北門的？」蕭金鉉道：「正是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此位先生？」季恬逸道：「這位先生，說出來你更歡喜哩。他是天長杜宗伯公公孫杜十七先生諱倩、字慎卿的。你可知道他麼？」季葦蕭驚道：「就是去歲宗師考取貴府二十七州縣的詩賦首卷杜先生？小弟渴想久了！今日纔得見面！」倒身拜下去。杜慎卿陪他磕了頭起來。眾位多見過了禮，正待坐下，只聽得一個人笑著吆喝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各位老爺今日喫酒過夜！」季葦蕭舉眼一看，原來就是他姑丈人；忙問道：「姑老爺，你怎麼也來在這裏？」鮑廷璽道：「這是我家十七老爺，我是他門下人，怎麼不來？姑爺，你原來也是好相與？」蕭金鉉道：「真是『眼前一笑皆知己，不是區區陌路人』。」一齊坐下。季葦蕭道：「小弟雖年少，浪遊江湖，閱人多矣，從不曾見先生珠輝玉映。真乃天上仙班！今對著先生，小弟亦是神仙中人了。」杜慎卿道：「小弟得會先生，也如成連先生刺船海上，令我移情！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高會，江南又見奇蹤；卓犖英姿，海內都傳雅韻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　愛少俊訪友神樂觀　逞風流高會莫愁湖

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，極其投合。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，看天黑，趕進城去了。鮑廷璽跟著杜慎卿回寓。杜慎卿買酒與他喫，就問他：「這季葦兄為人何如？」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；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，便是小的內姪女兒；今年又是鹽運司荀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銀子，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。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杜慎卿聽了，笑了一笑，記在肚裏，就留他在寓處歇。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，杜慎卿不勝歎息。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瘩事，杜慎卿大笑了一番。歇過了一夜。

次早，季葦蕭同著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。進來作揖坐下，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、李七子唱和。杜慎卿道：「鳳洲、于鱗，都是敝世叔。」又說到宗子相；杜慎卿道：「宗考功便是先君的同年。」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，還是弟兄輩。杜慎卿不答應。小廝捧出茶來喫了，宗先生別了去，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。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小弟最厭的人，開口就是紗帽！方纔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，他便說同他是弟兄！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！」說著，就捧上飯來。正待喫飯。小廝來稟道：「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。」慎卿道：「你叫他進來。何妨？」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腳進來。杜慎卿叫端一張凳子與他在底下坐著。沈大腳問：「這位老爺？」杜慎卿道：「這是安慶季老爺。」因問道：「我託你的怎樣了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正是。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，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，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，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，不敢來說。如今虧我留神打聽，打聽得這位姑娘，在花牌樓住，家裏開著機房，姓王。姑娘十二分的人才，還多著半分。今年十七歲。不要說姑娘縹致，這姑娘有個兄弟，小他一歲，若是粧扮起來，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，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！也會唱支把曲子，也會串個戲。這姑娘再沒有說的，就請老爺去看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罷。你叫他收拾，我明日去看。」沈大腳應諾去了。季葦蕭道：「恭喜納寵。」杜慎卿愁著眉道：「先生，這也為嗣續大計，無可奈何。不然，我做這樣事怎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才子佳人，正宜及時行樂。先生怎反如此說？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這話可謂不知我了。我太祖高皇帝云：『我若不是婦人生，天下婦人都殺盡！』婦人那有一個好的？小弟性情，是和婦人隔著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！」

季葦蕭又要問，只見小廝手裏拿著一個帖子，走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？」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，道：「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。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，叫他進來坐坐。」杜慎卿叫大小廝請他進來。郭鐵筆走進來作揖，道了許多仰慕的話，說道：「尊府是一門三鼎甲，四代六尚書。門生故吏，天下都散滿了。督、撫、司、道，在外頭做，不計其數。管家們出去，做的是九品雜職官。季先生，我們自小聽見說的：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，是天下第一個才子，轉眼就是一個狀元。」說罷，袖子裏拿出一個錦盒子，裏面盛著兩方圖書，上寫著「台印」，雙手遞將過來。杜慎卿接了，又說了些閒話，起身送了出去。杜慎卿回來，向季葦蕭道：「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，卻虧他訪得的確！」季葦蕭道：「尊府之事，何人不知？」

當下收拾酒，留季葦蕭坐。擺上酒來，兩人談心。季葦蕭道：「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小弟無濟勝之具，就登山臨水，也是勉強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絲竹之好有的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偶一聽之，可也；聽久了，也覺嘈嘈雜雜，聒耳得緊。」又喫了幾杯酒，杜慎卿微醉上來，不覺長歎了一口氣道：「葦兄！自古及今，人都打不破的是個『情』字！」季葦蕭道：「人情無過男女，方纔吾兄說非是所好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長兄，難道人情只有男女麼？朋友之情，更勝於男女！你不看別的，只有鄂君繡被的故事。據小弟看來，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，這個獨得情之正；便堯舜揖讓，也不過如此。可惜無人能解！」季葦蕭道：「是了，吾兄生平可曾遇著一個知心情人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，又與我同生同死，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！只為緣慳分淺，遇不著一個知己，所以對月傷懷，臨風灑淚！」季葦蕭道：「要這一個，還當梨園中求之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你這話更外行了。比如要在梨園中求，便是愛女色的要於青樓中求一個情種，豈不大錯？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間，相感於形骸之外，方是天下第一等人！」又拍膝嗟歎道：「天下終無此一人，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，一身俠骨！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季葦蕭暗道：「他已經著了魔了，待我且耍他一耍。」因說道：「先生，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。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，不是梨園，也不是我輩，是一個黃冠。這人生得飄逸風流，確又是個男美，不是像個婦人。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，動不動說像個女人。這最可笑！如果要像女人，不如去看女人了！天下原另有一種男美，只是人不知道！」杜慎卿拍著案道：「只一句話該圈了！你且說這人怎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如此妙品，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，他卻輕易不肯同人一笑，卻又愛才的緊。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，在他面前，自覺形穢，所以不敢癡心想著相與他。長兄，你會會這個人，看是如何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你幾時去同他來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若叫得他來，又不作為奇了。須是長兄自己去訪著他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他住在那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在神樂觀。」杜慎卿道：「他姓甚麼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姓名此時還說不得：若泄漏了機關，傳的他知道，躲開了，你還是會不著。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，包在一個紙包子裏，外面封好，交與你；你到了神樂觀門口，纔許拆開來看；看過就進去找，一找就找著的。」杜慎卿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當下季葦蕭走進房裏，把房門關上了，寫了半日，封得結結實實，封面上草個「勅令」二字，拿出來遞與他，說道：「我且別過罷。俟明日會遇了妙人，我再來賀你。」說罷，去了。

杜慎卿送了回來，向大小廝道：「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腳，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，要到後日纔去。明早叫轎夫，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。」吩咐已畢，當晚無事。次早起來，洗臉，擦肥皂，換了一套新衣服，偏身多薰了香，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，坐轎子，一直來到神樂觀。將轎子落在門口，自己步進山門，袖裏取出紙包來拆開一看，上寫道：

「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，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。」

杜慎卿叫轎夫伺候著，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，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，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。那閣門大開，裏面三間敞廳。中間坐著一個看陵的太監，穿著蟒袍，左邊一路板凳上坐著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，右邊一路板凳上坐著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，正在那裏吹唱取樂。杜慎卿心裏疑惑：「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？」因把小道士一個個的都看過來，不見一個出色的。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，也平常。又自心裏想道：「來霞士他既是自己愛惜，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。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。」來到桂花道院，敲開了門，道人請在樓下坐著。杜慎卿道：「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。」道人道：「來爺在樓上。老爺請坐。我去請他下來。」道人去了一會，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，頭戴道冠，身穿沉香色直裰，一副油晃晃的黑臉，兩道重眉，一個大鼻子，滿腮鬍鬚，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。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，請問：「老爺尊姓貴處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敝處天長，賤姓杜。」那道士道：「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，就是老爺尊府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便是。」道士滿臉堆

下笑來，連忙足恭道：「小道不知老爺到省，就該先來拜謁，如何反勞老爺降臨？」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，捧出菓碟來。

杜慎卿心裏想：「這自然是來霞士的師父。」因問道：「有位來霞士，是令徒？令孫？」那道士道：「小道就是來霞士。」杜慎卿喫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哦！你就是來霞士！」自己心裏忍不住，拿衣袖掩著口笑。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，擺上菓碟來，殷勤奉茶；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。慎卿沒奈何，只得勉強看了一看，喫了兩杯茶，起身辭別。道士定要拉著手送出大門，問明了，「老爺下處在報恩寺，小道明日要到尊寓著實盤桓幾日！」送到門外，看著上了轎子，方纔進去了。杜慎卿上了轎，一路忍笑不住，心裏想：「季葦蕭這狗頭，如此胡說！」

回到下處，只見下處小廝說：「有幾位客在裏面。」杜慎卿走進去，卻是蕭金鉉同辛東之、金寓劉、金東崖來拜。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，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，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。作揖坐下，各人敘了來歷。喫過茶，告別去了。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，向大小廝說道：「一個當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！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！」正說著，宗老爺家一個小廝拿著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。杜慎卿只覺得可厭，也只得收下，寫回書打發那小廝去了。次日便去看定了妾，下了插定，擇三日內過門，便忙著搬河房裏娶妾去了。

次日，季葦蕭來賀，杜慎卿出來會。他說道：「昨晚如夫人進門，小弟不曾來鬧房，今日賀遲有罪！」杜慎卿道：「昨晚我也不曾備席，不曾奉請。」季葦蕭笑道：「前日你得見妙人麼？」杜慎卿道：「你這狗頭！該記著一頓肥打！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俗，所以饒你！」季葦蕭道：「怎的該打？我原說是美男，原不是像個女人。你難道看的不是？」杜慎卿道：「這就真正打了！」正笑著，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，兩人越發忍不住笑。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。四人作揖坐下，杜慎卿留著喫飯。喫過了飯，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，左邊坐著戲子，右邊坐著道士，在那裏吹唱作樂。季葦蕭道：「這樣快活的事，偏與這樣人受用，好不可恨！」杜慎卿道：「葦蕭兄，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，和你商議。」季葦蕭道：「甚麼希奇事？」

杜慎卿問鮑廷璽道：「你這門上和橋上共有多少戲班子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一百三十多班。」杜慎卿道：「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，擇一個日子，撿一個極大的地方，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腳的都叫了來，一個人做一齣戲。我和葦兄在旁邊看著，記清了他們身段、模樣，做個暗號，過幾日評他個高下，出一個榜，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，貼在通衢。但這些人不好白傳他，每人酬他五錢銀子，荷包一對，詩扇一把。這頑法好麼？」季葦蕭跳起來道：「有這樣妙事，何不早說！可不要把我樂死了！」鮑廷璽笑道：「這些人，讓門下去傳。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；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，寫在榜上，他又出了名。門下不好說，那取在前面的，就是相與大老官，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。他們聽見這話，那一個不滾來做戲！」來道士拍著手道：「妙！妙！道士也好見個識面！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？」杜慎卿道：「怎麼不許？但凡朋友相知，都要請了到席。」季葦蕭道：「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麼地方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門下在水西門住，水西門外最熟。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。那裏又寬敞，又涼快。」葦蕭道：「這些人是鮑姑老爺去傳，不消說了，我們也要出一個知單。定在甚日子？」道士道：「而今是四月二十頭，鮑老爹去傳幾日，及到傳齊了，也得十來天功夫，──竟是五月初三罷。」杜慎卿道：「葦兄，取過一個紅全帖來，我念著，你寫。」季葦蕭取過帖來，拿筆在手。慎卿念道：

「安慶季葦蕭，天長杜慎卿，擇于五月初三日，莫愁湖湖亭大會。通省梨園子弟各班願與者，書名畫知，屆期齊集湖亭，各演雜劇。每位代轎馬五星，荷包、詩扇、汗巾三件。如果色藝雙絕，另有表禮獎賞。風雨無阻。特此預傳。」

寫畢，交與鮑廷璽收了。又叫小廝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。季葦蕭、杜慎卿、來道士，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，便商量請這些客。季葦蕭拿一張紅紙鋪在面前，開道：宗先生、辛先生、金東崖先生、金寓劉先生、蕭金鉉先生、諸葛先生、季先生、郭鐵筆、僧官老爺、來道士老爺、鮑老爺。連兩位主人，共十三位。就用這兩位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。料理了半日，只見娘子的兄弟王留歌，帶了一個人，挑著一擔東西──兩隻鴨，兩隻雞，一隻鵝，一方肉，八色點心，一瓶酒──來看姐姐。杜慎卿道：「來的正好！」他向杜慎卿見禮。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，果然標致，他姐姐著實不如他；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坐。吩咐把方纔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喫酒。他見過姐姐，出來坐著。杜慎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。留歌道：「有趣！那日我也串一齣！」季葦蕭道：「豈但，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，我們聽聽。」王留歌笑了一笑。到晚捧上酒來，喫了一會。鮑廷璽吹笛子，來道士打板，王留歌唱了一隻「『碧雲天』──長亭餞別」。音韻悠揚，足唱了三頓飯時候纔完。眾人喫得大醉，然後散了。

到初三那日，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。季、杜二位主人先到，眾客也漸漸的來了。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，都是單上畫了「知」字的，來叩見杜少爺。杜慎卿叫他們先喫了飯，都裝扮起來，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，細看一番，然後登場做戲。眾戲子應諾去了。諸名士看這湖亭時，軒窗四起，一轉都是湖水圍繞，微微有點薰風，吹得波紋如縠。亭子外一條板橋，戲子裝扮了進來，都從這橋上過。杜慎卿叫掩上了中門，讓戲子走過橋來，一路從回廊內轉去，進東邊的格子，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，好細細看他們裊娜形容。

當下戲子喫了飯，一個個裝扮起來，都是簇新的包頭，極新鮮的褶子，一個個過了橋來，打從亭子中間走去。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，手內暗藏紙筆，做了記認。少刻，擺上酒席，打動鑼鼓，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。也有做「請宴」的，也有做「窺醉」的，也有做「借茶」的，也有做「刺虎」的，紛紛不一。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「思凡」。到晚上，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，高高下下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歌聲縹緲，直入雲霄。城裏那些做衙門的、開行的、開字號店的有錢的人，聽見莫愁湖大會，都來僱了湖中打魚的船，搭了涼篷，掛了燈，都撐到湖中左右來看。看到高興的時候，一個個齊聲喝采。直鬧到天明纔散。那時城門已開，各自進城去了。

過了一日，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，上寫：第一名，芳林班小旦鄭魁官；第二名，靈和班小旦葛來官；第三名，王留歌。其餘共六十多人，都取在上面。鮑廷璽拉了鄭魁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，當面叩謝。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，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，上刻「艷奪櫻桃」四個字，特為獎賞鄭魁官。別的都把荷包，銀子，汗巾，詩扇，領了去。

那些小旦，取在十名前的，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，都忻忻得意，也有拉了家去喫酒的，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喫酒慶賀的；這個喫了酒，那個又來喫，足喫了三四天的賀酒。自此，傳遍了水西門，鬧動了淮清橋。這位杜十七老爺，名震江南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風流才子之外，更有奇人；花酒陶情之餘，復多韻事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